

压迫

丁西林著



文学小丛书

压 迫

(独幕喜剧三种)

丁西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607169/7

压 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21 字数3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50}$ 印张1 $\frac{13}{25}$ 插页2

1963年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4) 0.14元

前 言

丁西林(一八九三年生)是我国现代优秀的喜剧作家。他的喜剧大多取材于平凡的生活,而以结构细密、布局巧妙、语言精炼、风格清隽为其特色。这里选入了最能代表这种创作特色的三个独幕剧。

《一只马蜂》写于一九二三年。剧情非常简单,人物只有三个。一个是“强健活泼”的吉先生,一个是“姿态美丽、面目富于表情”的余小姐,一个是吉先生的母亲——五十多岁的吉老太太。吉先生与余小姐彼此早已相爱,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束缚,不敢吐露自己的真情。而吉老太太却偏偏要把余小姐介绍给她的表侄。最后,吉老太太的撮合反而促使吉先生和余小姐冲破社会风气的束缚,“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作者通过这个简单的剧情,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这对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

中这个饶有风趣的小场面，对当时矫揉造作的虚伪社会风气，进行了诙谐的嘲弄。

《压迫》写于一九二五年。它的主要情节是围绕一个男房客和一个女房东之间的一段小纠纷而展开的。房东太太有三间空房要出租，由于家里有个未出嫁的女儿，不肯把房子租给单身的男子，而这个戏中并未出场的独身女儿，却不愿房子租给有家眷的人，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单身的工程师。于是就在房东太太与单身男房客之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冲突。后来，来了一个单身的女房客，这两个房客联合起来，终于战胜了压迫他们的房东。这场小小的冲突得到了可喜的解决。据作者说，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纪念一个故去的朋友。这个朋友被当时不合理的生活折磨死了。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小喜剧中抒发了自己激愤的心情。这是一个含泪的喜剧。在笑声的后面，隐藏着作者在当时社会里所深切感到的“凄凉和悲哀”。作者以自己的正义感，对于不合理的旧社会提出了抗议。

《三块钱国币》写于一九三七年。故事发生在

抗战时期西南某个省城里，它描写了一个家庭妇女和邻居之間的一場小風波。女僕无意之間打碎了女主人吳太太的一只心爱的花瓶。这位刻薄成性的女主人竟然逼迫这个穷得只有三毛錢的女僕赔偿她三块錢国币，因而引起了她的邻居——一个“能言善辯、見义勇为、有着青年人爱管閑事之美德”的大学生楊长雄的干涉。作者十分精彩地描写了這場爭吵。在這場有声有色的爭吵中，作者鮮明地表現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同时也透露了自己的爱憎和对生活的見解。

人們在愉快地欣赏这些饒有風趣的小喜剧的时候，会亲切地感到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出来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那执着的反对封建思想和維護正义的力量。

編 者 1962年11月

目 次

一只馬蜂.....	1
压 迫.....	30
三块钱国币.....	55

一只馬蜂

(独幕喜劇)

人物 吉老太太——年約五十余岁，身材細小，体质强健，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約二十六七，强健活潑，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年約二十五六，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服装精致。

僕人。

布景 一間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墙壁中間，两扇寬門。門的左边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边靠牆立一書柜，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右壁的里边，开一独門，門前为短門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后半亦开一門，前半靠壁置书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的右側置大椅（即安乐椅），左側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

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中报纸落地上。

吉先生（将左門徐徐推开，见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盖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觉。吉先生含笑問）睡着了沒有？

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現在甚么时候了？

吉先生（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三点一刻。

老太太 你在哪里一直到現在？

吉先生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信紙、信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預备写字）怎样写法？

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們动身的日

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
動身么？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先生 （一面寫，一面念，一面說）“……十九日起程回
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

（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只船
到港口接一接。”（問）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淨。要是
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寫）“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一
面口中低聲的念）“……鄧祥發家的也可以。”（問）

還有甚麼？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厲害，
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
晒。

吉先生 好，還有甚麼？

老太太 沒有甚麼。（自言自語）王媽回家，說過了
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吉先生繼續寫信。

老太太 余小姐，應該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 （先写完了信，然后答話，再接着写信封）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么？（写完了信封）好了，写完了。

老太太 （被吉先生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嗎？

吉先生 （走至椅前，将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 （念信）“二妹覽：‘已經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母亲說……”

老太太 这是写的甚么？

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

“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淨。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經很厉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王媽回家，說过了节就回来，不知道現在已經回来了沒有？”沒有写錯吧？

老太太 （笑）喔，你們現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話文，有一句，

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么？

老太太 沒有。

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繼續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老太太 我有甚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 (不答，繼續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討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噯！不想来京两月，絕少成績。媳妇，毫无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剛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現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緣。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說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 我有这些閑工夫来同你們

生气！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吉先生（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你甚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有逃出了做母親的公例。

老太太 把這件大衣挂起來。

吉先生將衣挂原處。

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

吉先生坐到原處。

老太太 你父親死的時候，你只有八歲，云兒只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舍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

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說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么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为有几千年沒有說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們只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甚么。

老太太 現在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处在甚么地方？

吉先生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无品格，又无風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 我問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先生 是的，同样的沒有东西，沒有味儿。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願意？

吉先生 (聳肩) 坏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

老太太 怎么你們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請这个，托那个，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經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当一件正經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結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鏡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經进了中学。

老太太 (觉得对他没有办法) 倒一杯茶給我。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

老太太 (沉思半晌) 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么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么？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过了她没有？

老太太 (很慢的答) 沒有。

吉先生 为甚么不問她？

老太太 为甚么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

好不好？（語時視吉先生。）

吉先生 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僕人推开左門。

僕人 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太太 請她進來。

僕人走出，吉先生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折好了桌上的報紙。

僕人由外面推开左門让余小姐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帽子）

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余小姐。
吉先生

吉先生接過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甚么，請坐。（让余小姐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

坐好。

余小姐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先生自坐长椅上。

余小姐 两点半钟就想来，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說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們快要回南，想請你来，我們好当面向你道謝。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們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們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飲食可好一点？

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說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說我